十七史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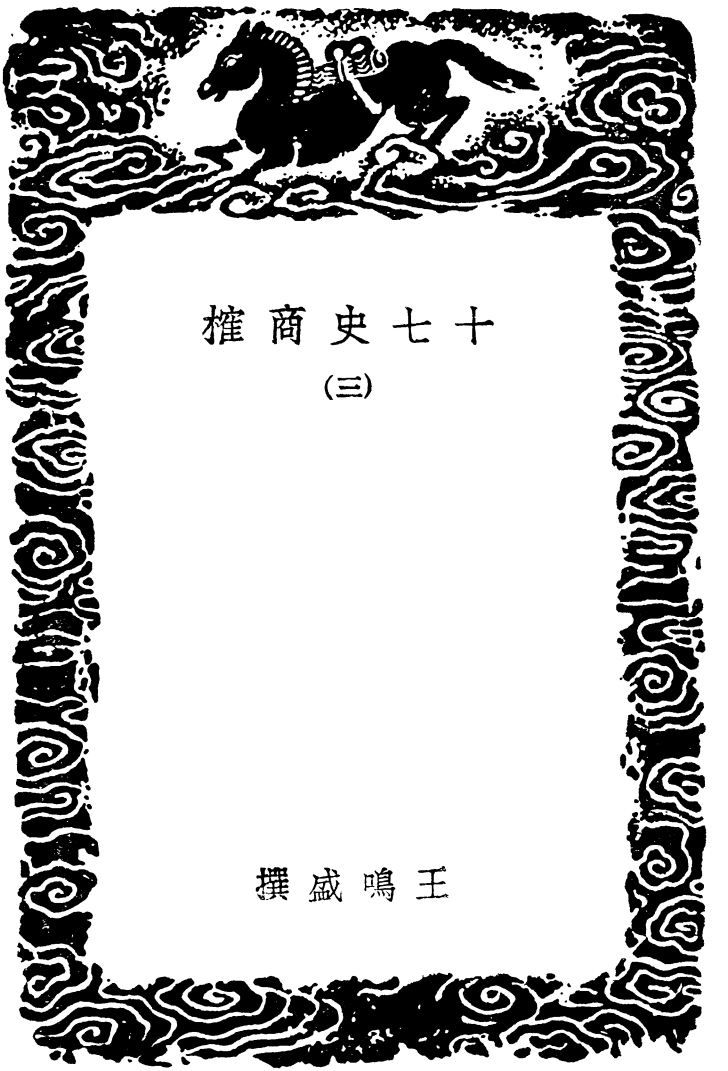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史商榷

(三)

王鳴盛撰

十七史商榷卷十一

漢書五

志次當改

志之次。一律厤。二禮樂。三刑法。四食貨。五郊祀。六天文。七五行。八地理。九溝洫。十藝文。錢請先後商到。按此次錯雜。殊屬無理。愚見當改爲一天文。二五行。三律厤。四地理。五溝洫。六食貨。七禮樂。八郊祀。九刑法。十藝文。如此方順。改河渠爲溝洫。名實不相應。亦非故後世無從者。

律厤本劉歆

班氏自言律厤志本之劉歆。續志亦云然。

度權量等名

律厤志。度者。分寸丈尺引也。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不知起何時。又權者。銖兩斤鈞石也。石本權之名。而今乃以爲量之名。志十斗爲斛。今改爲五斗爲斛。而十斗爲石。又以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分。十分爲一釐。皆未詳所起。再考。

合龠爲合。南監與汲古同。他本或作十龠爲合。尚書堯典疏所引同。此誤也。說詳尚書後案。

古尺小於今尺。是以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詳見後案皋陶謨篇。古量亦小於今量。後書南蠻傳云。軍行日三十里爲程。人日稟五升。李賢注云。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後漢時量小於今甚遠。竊謂古今人腹則同。今雖極健啖之人。每日食至多亦不能至二升。而此乃言五升。是後漢量小於今且一二倍也。說亦詳後。案堯典篇。魏志管寧傳末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縣官給廩日五升。不足食。晉書第一卷司馬懿紀。與諸葛亮相拒於五丈原。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傳注作食不至數升。宋王楙野客叢書第十一卷。歷引周禮廩人注、魏李悝、漢趙充國、匈奴傳及後漢南蠻傳與晉顧臻之言。證古量之小。其第十一卷又引北史庫伏連性吝。家口人食米二升。常有饑色。南北朝量比漢、魏前已略大。然比今量則尚小。

疇人

疇人子弟。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厤者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師古是如說。案。尚書洪範九疇。鄭康成及僞孔傳皆訓疇爲類。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然則李奇是。如淳非。程大昌演繁露乃云。古字假借。疇人卽籌人以筭數而名。尤謬也。樂官亦曰疇人。則不必定屬治筭數者矣。

太初三統厤

武帝太初元年。詔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方士唐都、落下閎造太初厤。定東西立晷儀。下

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數語造厤之要已盡自太初厤出古厤皆廢至成帝時劉向作五紀論平帝時王莽秉政向子歆又作三統厤及譜三統厤大抵皆祖述太初厤者

驚蟄雨水穀雨清明

詔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終於畢十一度案大戴禮夏小正篇逸周書時令解俱先驚蟄後雨水先穀雨後清明與漢志同新舊唐書先啓蟄後雨水亦同而改穀雨在清明之後至宋史始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則與唐同元史亦然明程榮者彙刻漢魏叢書內有京房易傳亦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俗刻可疑

五德相代

顓頊高陽氏水德水生木故帝嚳高辛氏爲木德木生火故唐堯火德火生土故虞爲土德土生金禹爲金德金生水湯爲水德水生木周爲木德云云案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對曰孔子曰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名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乾鑿度在緯書中最爲可信據此則知五德

相代。其說出於孔子。但孔子言三百四歲一德。漢志卻言一代一德。歷代運數短長不定。假如夏、商、周傳世皆數百年。決無既定爲一德矣。三百四歲後。忽又更易一德之事。則孔子亦言其理而已。不必泥。漢志是也。且此五德之運。王者循環相代。而所尚之色。卻不用五色者。以三正也。建子者。物初生色赤。故尚赤。建丑者。物漸箸色白。故尚白。建寅者。物已成形。色黑。故尚黑。（或作青。亦可。禮記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下。鄭注有此一條。大凡物之成形。有黑者。亦有青者。）舜典三帝。鄭注甚明。詳尚書後案一卷。又此三正臨時酌用。不必一定挨次循環。所以夏建寅之後。商不必從子起。卻建丑。而周卻建子。參錯不齊。然與五德無涉。又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宗靈威仰。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秦始皇本紀云。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而用水德。遂以十月爲正。誤以周爲火。又誤以相生爲相尅。又誤以五德改正朔。一事而三誤。秦人不學如此。至漢則繼周不繼秦。故用火德。尚赤。王莽用土德代漢。又因漢稱堯後。亦自稱舜後。明正當受漢禪也。亦可笑矣。至魏始以土德繼漢。色尚黃。

張蒼傳。蒼推漢爲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孫臣又上書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應火德故耳。無如秦已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抑或又誤用相尅之說乎。皆非也。

伐紂年月日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云云。案。厤法逆推而上。可以追溯前世者。正孟子所謂千

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至於古帝王歷年之多少。國運之長短。則非厤所能推。既無史編紀載。何從測驗。此律厤志所載。得之劉歆。而歆說似未必可信。蓋史記共和以前無紀年也。至於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九年當作七年。又言歲在鶉火云云。本之國語。則不誤。皆詳予尚書後案太誓序。又引武成逸文惟一月壬辰云云。皆不誤。逸周書世俘解與此紀日不同。是逸周書傳寫之誤。當晉孔晁爲注時已誤矣。詳見後辨。又劉歆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亦非。亦見後辨。

律厤逸文

吳江沈彤冠雲云。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疏引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其文如此。而今律厤志並無此文。不知何時逸去。

漢無禮樂

禮樂志本當禮詳樂略。今乃禮略樂詳。全篇共分兩大截。後一截論樂之文。較之前論禮。其詳幾三倍之。而究之於樂亦不過詳載郊廟歌詩。無預樂事。蓋漢實無所爲禮樂。故兩截之首。各用泛論義理。全掇樂記之文。入漢事則云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以下敍叔孫通制禮。絕未述禮儀若何。卽述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四人論奏。而止敍通事結之云。通定儀法未備。而通終敍誼事結之云。誼草具其儀。大臣絳、灌

害之。其議遂寢。其下又云。武帝議立明堂。制禮服。竇太后不說。其事又廢。敍仲舒畢。結之云。上方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敍王吉畢。結之云。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敍劉向畢。結之云。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營表未作。以上無非反覆明漢之未嘗制禮。無可志而已。故其下又結之云。今叔孫通所譔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漢典不傳。河間所輯。又與漢無涉。故無可志也。樂志既述高祖風起之詩。武帝所立樂府。造詩歌。末段乃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樂官存之以備數。然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又言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其下又敍成帝時王禹獻河間樂。平當議請修之。公卿以爲久遠難明。議復寢。又敍哀帝欲放鄭聲。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吏民滔河自若。末復總結之云。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足明此志總見漢實無所爲禮樂。實無可志。

子長禮、樂二書亦空論其理。但子長述黃帝及太初。若欲實敍。實難矍括。孟堅述西漢二百年。何難實敍。祇因漢未嘗制禮。樂府俱是鄭聲。本無可志。不得已只可以空論了之。

志中載賈誼語尙簡淨。至董仲舒對策。凡四五百字。皆見仲舒本傳。王吉上疏。約二百字。亦見吉本傳。於

此何用重出。徒煩紙墨。實屬冗複。宜撮舉大意。數言已足。又載劉向議禮事。約三百字。則向傳所無。

濟隮通

王吉上疏。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字本傳同。詩朝隮于西。又南山朝隮。濟與隮通也。監版志傳並改爲躋。此俗儒所改。躋字說文無之。

有稅有賦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租。案下文卽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師古曰。稅田稅。賦發斂財也。則合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同。亦云有賦有稅。若作租。租卽稅也。不可通矣。

刑法志三非

刑法志。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云云。語出魯語。班氏據此。故以戰守之兵。與墨劓等刑。合爲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之者。一非也。於次宜先刑後兵。今先兵後刑。二非也。漢家雖不制禮。而未嘗無兵法。一代之制。豈無足述。今先之以考古。繼之以議論。其下但云高祖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述漢事只此數語。毋乃太簡。三非也。惟其撮舉周禮井田軍賦大略。最爲簡明。說周禮者罕能及。

肉刑

文帝除肉刑．當黥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皆棄市．有輕刑名實殺人．笞五百三百．率多死．班氏論之云．除肉刑本欲全民．今去髡鉗一等．轉入大辟．以死罔民．死者歲萬數．刑重所致也．至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又不足以懲．刑者歲十萬數．民不畏又不恥．刑輕所生也．宜思清原正本．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魏志陳羣議云．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更衆．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者下於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設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班氏．

賣弄

漢刑法志．廷平將招權．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猶賣弄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恩．又朱浮傳．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楊震傳．震上疏言．親近倖臣．賣弄威福．皆一意．若歐陽永叔得請歸田寄友云．也賣弄得過裏．元人王實甫雜劇院本云．賣弄你有家私．此則指誇詡之義．今吳下里俗有此語．皆與宋、元人語同．與兩漢人語異．

補漢兵志

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刊。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爲宦官所竊。外爲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通鑑目錄第三卷。漢滅項羽。卽帝位。定都雒陽。下云。兵皆罷歸家。明季某公批云。兵皆罷。未妥。觀後事可見。漢此時新造。而法制已定。所云罷歸家。非眞廢兵不用。京師南北軍固在也。所罷惟郡國材官耳。然以虎符召之。卽立至。特以漢人平日不養兵。有事乃召。事已卽罷。某公竟認作眞廢兵不用。遂以其後反者數起。事皆由罷兵所致。不亦誤乎。讀文子此編。便自了然。

宋史藝文志以此書編入類書一門。眞可發笑。

十七史商榷卷十二

書六

米價

食貨志魏文侯臣李悝言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石錢三十沈彤謂一石當今二斗又謂此錢乃景王大錢其重半兩當今制錢二枚俱未詳是否漢初米石五千沈謂此黃錢也視李悝時價十六七倍此志下卷又云漢興米至石萬錢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沈云五下當有十字若石止五錢則不得但云少利矣元帝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王莽時穀價翔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六國至莽米價略具此但錢之制隨時而變量又古今不同且秦漢時以百二十斤爲石乃權之名非量之名未可據以考今日之價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存參今以十升爲一斗五斗爲一斛二斛爲一石每升重一斤四兩每斗十二斤八兩每斛六十二斤八兩每石一百二十五斤

飢

小飢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何校飢俱改饑蔡虛齋云飢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可通用但有饑饉無飢渴

賈鼂董論食貨

食貨志載賈誼、鼂錯、董仲舒奏議。三人本傳俱不重出。足見禮志直因無可敍述。聊采論奏。敷衍成篇。

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卽位。天下大飢。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愚謂蕭望之傳望之當宣帝時已力言常平之非矣。後書劉般傳。永平十一年。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迺止。夫常平初制。於民無不益。於官則損中藏益。蓋上下交利焉。惟商賈因上握其權。穀價常平。無所益耳。然而法立弊生。漢人已以與民爭利譏之。況人心日巧。姦僞萬端。猾吏貪胥。上下其手乎。唐、宋變爲社倉。又名義倉。一切利病。詳見朱子文集、馬氏通考。休寧戴震東原作其師婺源江永愼修行狀曰。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饑。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之善於爲鄉之人謀者。戴說片言居要。附記於此。

金錢布帛

食貨志上卷言食。下卷言貨。篇首云。凡貨。金錢布帛。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流行如泉也。布於布。謂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四種。卓文君白頭吟云。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古人以錢刀連言者多矣。二者誠爲一類。但班氏既分言之。則爲二物。亦猶布帛相近。而布究非帛。如淳注直以刀泉皆爲錢。本一物。以其利名刀。以其行名泉。非也。今古錢存者有作刀形。予猶曾見之。刀蓋錢中之別矣。或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賈公彥疏。一物兩名。是也。而與此處所言布帛之布則不同。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民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分裂。禹議亦寢。禹議雖不行。然即此可見古固有以布帛爲市者。而布固非錢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者。孫子算經卷上云。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是也。輕重以銖者。錢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也。孫子算經卷上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也。

管子國畜篇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所謂先王。蓋指虞、夏以來。言黃金。則似銀銅不數。而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虞、夏之制。金銀銅並用。管子言未

可泥。言布不言帛。亦從可知。如班氏言。周惟用金錢布帛。則秦罷珠玉等不爲幣。似亦因周之舊。非秦所刱。但平準書省言布帛耳。自此以後。遂爲定制。是也。師丹傳。哀帝卽位。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改幣。而黃金亦不爲幣。若專用銀錢。則直至明中葉始定。蓋時勢古今異宜。幣之以銀錢爲定。固不可易矣。食貨志。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宋史一百七十四食貨志。歲賦之物共二十七。銀但居一。此在唐、宋則然。

斂散卽常平

志引管仲之言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李奇曰。民輕之時。爲斂糴之。重之時。官爲散也。贊曰。易稱衰多益寡。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貨之不售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不知斂。應劭曰。以法度衣之。師古曰。歲豐斂粟饒多。可斂之野。有餓莩弗知發。鄭氏曰。莩落也。人餓死零落。不知發倉廩貸之。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案。輕重斂散之法。實出周禮。古人作錢。原爲此設。以備荒耳。便民交易。猶其後也。若專爲便民。是先王驅民背本逐末。非作錢之本意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斂。趙岐改爲檢。解爲法度檢斂。已非本義。朱子直云制也。古訓愈失矣。如班氏讀。乃知孟子所言。與周禮、管子相出入。雖孟子未讀周禮。又鄙管仲。未必觀其書。然亦可知發斂之說。遠有所承。前篇所述耿壽昌穀賤增賈而糴。穀貴減賈而糶。此正發斂之說也。若弘羊均輸。盡籠天下貨物。貴賣賤買。則眞與民爭利矣。班氏乃與管氏輕重、壽昌常平並稱。謬矣。均輸以

鹽鐵爲本。兼及百貨。常平之法。穀而已矣。姦僞日滋。至後世常平亦難行。而補救之術幾窮。

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尙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爲不可。李賢注云。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幷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臧粟臧繒

輕重斂散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繒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繒百萬。案孟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繒、錢貫也。下文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師古亦云。緡謂錢貫也。通典注云。緡者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筭也。詩云。維絲伊緡。宋人亦以千錢爲一貫。竊謂同一錢貫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緡既是千錢。則一緡當爲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悝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緡。爲錢一萬。可備糴穀種及買耒耜器械幷饁饟之用。曰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臧繒。皆人君所臧以贍民者。萬鍾以備散。臧繒以備斂也。

賈誼諫宜禁民盜鑄錢。上收銅勿令布。則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與前減價糶增價糴及臧粟臧繒。皆是一意。

賈山傳。文帝除鑄錢令。山諫以爲錢亡用器。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也。其後復禁鑄錢。

錢制

古錢輕重以銖。而國語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唐固注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案此乃王莽所造。據唐注。則是莽錢皆如周景王制也。而秦錢輕重亦同。古者以二十四銖爲一兩。此大錢重十二銖。是爲半兩錢。古錢莫重於此。景王欲鑄此錢。單穆公諫。不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注云。肉、錢形也。好、孔也。據此則知景王以前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郭矣。秦錢形質如周錢。惟文異。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平準書索隱據顧氏引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與周景王同。）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據平準書裴注。莢上本有榆字。此傳寫脫。）索隱云。重三銖。徑五分。文曰漢興。又云高后所行五分錢。即莢錢也。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後四十餘年。武帝更鑄三銖錢。明年。又鑄五銖錢。五銖得中道。天下便之。故王莽紛更錢制。天下大亂。而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亦見後馬援傳。）五銖之制。唐、宋以下蓋悉用之矣。東吳顧氏云。五銖錢十枚。當今之一兩弱。竊謂今以十錢爲一兩。如顧氏說。則今錢即五銖錢也。即有不同。大約輕重不甚相遠。但彼一面文。一面漫。今則兩面有字。式既周正。文又明析。自三代、秦、漢以下錢制。莫善於此。

漢時錢稍重。姦民盜摩錢質取鉛、銅屑也。（其下文有司請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鉛。鉛誤作鉛。文獻通考引之又誤作鈆。）人心日巧。姦僞愈滋。近年民間多剪取錢邊。錢日壞。嚴禁之始戢。至盜鑄之禁。犯者至死而猶不免。要之有犯必懲。則自不能

爲害。惟私銷之害。覺察最難。尤宜加意。大約銅賤錢貴則私鑄。銅貴錢賤則私銷。兩平則剪取錢邊。故卽私鑄私銷之弊已絕。猶必嚴濫惡小錢之禁。俾其輕重一以五銖爲準。（禁惡錢見唐九十六宋璟傳。）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法正賈誼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

顧氏曰。明初鑄錢猶不用紀年。自永樂以後。專用紀年。始爲常制。

若干

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若干。今人猶然。食貨志下篇。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百官公卿表下篇卷首標題師古注。亦用此二字。曲禮下篇。問天子之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謂數爲若干。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

張湯孔僅桑弘羊

桑、孔牟利。徵湯之深文巧法。其策不能行也。人知桑、孔小人。而不知湯之贊畫居多。告緡之比。皆湯所定。志中尤罪湯。加桑、孔一等。

食貨志校誤

食貨下卷。自武帝以前。皆取史記平準元文。但史記誤字脫字衍字甚多。皆當以食貨爲正。間亦有平準不誤而食貨誤者。如更令民鑄莢錢。當從平準。裴注作榆莢錢。已見前。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當從平準作鍾官赤側。側仄字通。而鍾官者。卽下文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駰注云。漢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上林三官其是乎。是也。益廣開置左右輔。當從平準作廣關。不敢言輕賦法。當從平準徐廣注作經賦。二條已見何氏讀書記。

十七史商榷卷十三

漢書七

最後

郊祀志自騶子論五德終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凡五人案服虔及司馬貞說最後者自是謂其在騶子之後耳非姓名其實止四人顏注謬妄至此

木寓

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顧氏云古文偶寓通用木寓木偶也史記武紀作木偶馬李奇注非案封禪書此文之上敍秦事有木禺龍木禺車馬索隱亦以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此志之下文又有寓車一乘寓馬四匹又有以木寓馬代駒又有寓龍馬顧說是後書劉表傳論言表猶木禺之於人李賢注如刻木爲人是與偶同矣而其下文又引李奇注自岐其說

文帝王制

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漢郊祀志同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本制兵制服制篇者即封禪書所謂王制也而非今禮記中所有王制盧

植妄以當之。彼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又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然則康成之意。不以王制爲文帝作明矣。藝文志。禮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其後大小戴刪取之。今存四十九篇。王制在此內。與文帝所作何涉。許愼說文自序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禮記亦孔壁中所得。其非漢儒所作甚明。下文武帝得寶鼎。命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事。此王制則是文帝所作。蓋文帝原爲封禪作之。武帝亦以議封禪采之也。

寬舒

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案。史記封禪書徐廣注云。錘縣黃縣皆在東萊。此說得之。黃、錘之史。其名寬舒。觀下文寬舒凡五見。而絕不見所爲黃錘者。孟康說謬甚。

泰一字衍

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上泰一兩字衍。史記封禪書及武紀並無。忌泰一壇者。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所作壇也。上文已言後有人上書言祠三一。今祠於忌泰一壇上。此則後人復有言祠黃帝等方。故又祠於壇旁也。

益延壽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案。黃長睿云。史記作益延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

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卽此館當時瓦也。又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漢郊祀志誤衍一壽字耳。師古云二館非也。

泰山明堂

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案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趙岐注。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侵地而得有之。是也。

貢韋匡谷

漢人郊祀。濱亂無理。幾同兒戲。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又奏言。武帝所立郊祀。與古制殊。罷甘泉泰畤、河東后土祠。定南北郊於長安。衡又請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辟駒龍馬石壇之屬。及雍、鄜、密上下畤、北畤、陳寶祠。一切淫祀皆罷。成帝末年。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云云。班氏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愚謂韋、匡庸相也。貢、谷陋儒也。然郊祀賴其駁奏。古制獲存。是其所長。至鄭康成注禮。皆據經典。而趙宋以後。妄徒動輒詆其用漢制解經。有識者毋惑也。

越絕書卷二吳地傳高皇帝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幷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郡國僭立之廟爲貢禹所奏罷而見於傳記者此其一也然元帝時濞之滅百餘年矣而廟始得罷貢禹正禮之功偉矣

三五

谷永論淫祀求僊之妄而曰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求之曠日經年靡毫氂之驗師古云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劉仲馮駁之以爲三五指三世五世謂文武劉說確甚漢興高帝一世惠帝二世文則三世武則五世也文帝雖令主公孫臣新垣平已爲文成五利導夫先路故約言之

天文志無注

天文志師古竟全卷無注其中譌字及與他書不同者頗多宜以史記及呂氏春秋淮南子甘石星經諸史天文志參訂之

星日月本在地

經星常宿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語本史記疑七十子以來相傳微言說文卷七上晶部曐字注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與漢志合

二十八宿敘次

二十八宿敘次。以東西南北中五宮爲綱。而監版於南宮權軒轅一節提行另起。既以五宮爲綱。權字不當提行。毛版是。

暟

天暟而見景星。又天暟晏暟。說文卷七上夕部。以暟爲姓。雨而夜除星見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

九道九行

日有九道。月有九行。案。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鄭注。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詳後案。

天文志所引

天文志引甘氏、石氏經。又引夏氏日月傳、星傳。不知夏氏何人。又有但稱星傳。不云某氏者。賈、孔諸經疏中每引武陵太守星傳。疑卽其說。五行志亦引星傳。又引劉向所引星傳。然則星傳乃漢初已有。

五行志所引

五行志先引經曰一段。是尙書洪範文。次引傳曰一段。是伏生洪範五行傳文。又次引說曰一段。是歐陽、大、小夏侯等說。乃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習者。以下則歷引春秋及漢事以證之。所采皆董仲舒、劉向、歆父子說也。而歆說與傳說或不同。志亦或舍傳說而從歆。又采京房易傳亦甚多。今所傳京氏易傳中皆

無之。則今所傳京氏易傳。已非足本。間亦采眭孟、谷永、李尋之說。眭、谷語略皆見其傳中。尋說則傳無之也。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云云。師古於史記下注云。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譔也。愚謂師古注此書成。年已六十一。六十五而卒。學識本不甚高。又已老悖。故舛謬頗多。此注以左氏爲司馬遷。竟如不辨菽麥者。

王立

成帝河平二年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淩稺隆本立作音。沈炯云。外戚恩澤侯表。紅陽荒侯立與譚、商、根、逢時俱以河平二年六月乙亥封。五人皆皇太后弟。安陽敬侯王音以皇太后從弟大司馬車騎將軍侯。其封在鴻嘉元年六月乙巳。以立作音。乃淩本之誤。又成紀亦作立。與表同。而音之封不見於紀。史漏之也。

二志矛盾

五行志上卷末段。以罷郡國廟及太上皇、惠帝寢廟。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皆致水災之應。而不言其說出於何人。觀郊祀志劉向之言。知其出於向也。夫毀廟徙郊等。皆復古而得禮之正者。貢禹、匡衡、谷永說皆是也。而向乃以爲能致水災。向之曲說如此。班書采輯諸書

而成有未加裁剪者如郊祀志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固以毀廟徙郊爲正也而此志乃復云云殊自相矛盾矣

鼠妖證青祥

貌傳自成公七年以下一段所引春秋三節漢事二節皆以鼠妖證青眚青祥此不可解後思心傳中又以鼠妖證黃祥一事複出卷中如此甚多又隱公三年日食而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洪邁譏之桓公三年日食而以爲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是其應不知楚自武王稱王歷文成穆至嚴已四世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矣劉知幾譏之此等舛謬不可枚舉

吳二城門

吳王濞二城門自傾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云云范成大吳郡志第三卷城郭篇閶門亦名破楚門而無所謂楚門魚門者要之二門必當在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此志特因吳本屬吳國而濞又嘗東渡之吳留十日去故此下文遂以二門之傾爲濞亡之兆其實濞都廣陵不都吳若據此文誤認濞之所都卽今蘇州府治則非矣詳地理雜辨證

五行志引大傳

引書序及伏生大傳伊陟相太戊桑穀共生事其下又引劉向說以桑穀爲高宗武丁時事此向之誤而

班氏聊存異說耳師古乃疑伏生差謬殊憒憒。

雨魚信都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案荀悅漢紀作雨魚於新都長五尺新都見王莽傳乃謂新野之都鄉地理志本無此縣辨詳後漢紀誤也。

七國秦無日食

五行志說春秋及漢興以來日食詳矣七國及秦始皇二世之時生民之禍甚烈宜日食不勝書而志無之史失其官不可考耳秦本紀始皇本紀所書災祥甚多而獨無日食。

十七史商榷卷十四

漢書八

地理論古

地理志敍首論古太繁。劉知幾譏之云。春秋賦詩見志。左氏惟錄章名。地理論古至夏世。宜曰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劉氏之說頗當。而師古又從而勦襲僞孔傳以爲注。更覺饒舌可厭。孔傳所無者。又取本志注之。更爲可笑。況又強作解事。如沂出泰山郡蓋縣臨樂山。今乃截取之云。沂出泰山。此成何語。

十三部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幷、營。此唐虞之十二州也。漢無營州。其十一州皆有之。但改梁名益。改雍名涼。而又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部刺史員十三人。此見於地理志、百官表及師古所引胡廣記者也。據文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爲十三部矣。但河內、河南二郡注云屬司隸。而各郡國無屬朔方者。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察三輔、三河、弘農三輔是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是河內、河南、河東。續郡國志。此六郡與弘農正屬司隸。東漢如此。西漢可知。杜佑通典於西漢十三部亦不數朔方而數司隸。

且地理志敍首雖云置朔方之州。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員數之內。則朔方郡宜專屬之矣。今乃注云屬幷州。則知所謂十三部者。實是於舊十一州外。添交州與司隸爲十三。朔方不數。平當傳。當以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是也。惟晉書地理志述漢制。數朔方爲十三。晉書此段謬誤甚多。不可據。

刺史察藩國

百官表。部刺史奉詔條察州。師古引漢官儀。惟一條察強宗豪右。其五條皆察二千石。師古引漢官儀。亦見續百官志劉昭注而歷敘諸傳中。凡居此官者。大率皆以督察藩國爲事。如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終古罪。文三王傳。冀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五子傳。青州刺史雋不疑知齊孝王孫劉澤等反謀。收捕澤以聞。亦見不疑傳。又昌邑哀王之子賀既廢。爲宣帝所忌。後復徙封豫章。爲海昏侯。揚州刺史柯奏其罪。張敞傳。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發不得。敞圍王宮搜得之。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削其戶。蓋自賈誼在文帝時。已慮諸國難制。吳楚反後。防禁益嚴。部刺史總率一州。故以此爲要務。

後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勃傅相。袁宏後漢紀第十六卷。永寧元年。立濟北王子萇爲樂城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然則刺史以察藩國爲事。東京猶

然

刺史權重秩卑

刺史初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始常置。（見百官表。）其權甚重而秩則卑。蓋所統轄者一州。其中郡國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屬官。得舉劾而秩僅六百石。治狀卓異。始得擢守相。（如魏相傳相爲揚州刺史。攷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何武傳武爲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虧除免之。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而王嘉傳云。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二千石。益輕。或持其微過。言於刺史司隸。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離畔。以守相威權素奪也。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以爲不可行。房上弟子曉考功課吏事者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石顯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可見守相畏刺史如此。又朱博傳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使從事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所彈劾者如是。而所舉薦者。則如王褒傳。王襄爲益州刺史。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奏褒有軼才。王莽傳。莽風公卿奏言州部所舉茂才異等吏。率多不稱。此雖莽欲攬威柄。故云爾。要刺史有舉揚人才之任。亦可見。合而觀之。刺史之權。可謂重矣。及其遷擢也。黃霸爲揚州刺史。

以高第爲潁川太守。見循吏傳。陳咸由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見翟方進傳。張敞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見本傳。王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見本傳。馬宮由青州刺史爲汝南九江太守。見本傳。知其秩卑也。

馮奉世傳。子參。由渭陵寢中郎超遷代郡太守。中郎出爲太守云超遷而刺史則多有以卑秩得之者。故京房請以中郎補是職也。又如孔光傳云。博士選高第爲尚書。次乃爲刺史。而滿宣由謁者出爲冀州刺史。見賈捐之傳。張敞由太僕丞出爲豫州刺史。見本傳。皆以朝臣之卑者充之。其歲盡輒奏事京師。見翟方進傳注。九歲稱職。方得爲守相。見朱博傳。其內遷則如翟方進、何武僅得爲丞相司直。特丞相之門下屬官耳。各見本傳。著王尊爲鄠令。遷益州刺史。見本傳。令可以徑遷刺史。亦由秩卑故也。

刺史隸御史中丞

刺史權重矣。而又內隸於御史中丞。使內外相維。陳萬年傳。子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傳。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聖化不洽。吏多苛政。大率咎在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續百官志云。御史中丞一人。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云。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又後書酷吏周紆傳注引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

郡國官簡

十三部分爲郡國一百三。其屬縣有蠻夷者曰道。公主所食曰邑。侯所封爲侯國。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守。守之下則都尉與丞。諸王初以內史治民。中尉掌武職。相統衆官。後省內史。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此成帝時制。見百官表。而何武於哀帝時奏中尉官罷職。并內史。見本傳。武與孫寶爲疑。大約元始仍後舊制。每縣有令。小縣稱長。令長之下有丞。尉。漢官員數。據表有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而郡國官其簡如此。至於令史掾屬。多有通經術至卿相者。而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其非長吏而代長吏治民者。又未嘗概從簡省也。蓋其時風氣猶樸。故能成治。若後世之吏員。其中固無人才。而所謂里長保正總甲牌頭者。又烏可多設乎。郡國縣道下所注。若鐵官、鹽官、家馬官、工官、服官、發弩官、雲夢官、樓船官、陂官、湖官、均輸官、銅官、金官、木官、橘官、牧師官、園羞官、涯浦官、羞官之類。皆微末下吏。蓋不足道。且多隨時隨地設立。事過輒罷。不常置者。其正官則部刺史、太守、縣令、都尉、丞、尉外。別無他官。漢郡國官制。可謂簡矣。

漢制依秦而變

續百官志云。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雖依秦亦遞變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郡領縣。無冀、兗等州名。有監御史。有守。有尉。有令。有丞。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又曹參傳。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晉灼曰。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蕭何傳注。蘇林亦曰。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高本紀。秦二年。沛公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與戰。破之。文穎曰。泗川今沛郡

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其下又云。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幷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又李斯上書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燒之。合觀之。秦制可見。監既在守之上。則似漢之部刺史。但每郡皆有一監。則又非部刺史比矣。蓋秦懲周封建流弊。變爲郡縣。惟恐其權太重。故每郡但置一監一守一尉。而此上別無統治之者。

夏侯嬰傳亦云。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樊噲傳亦云。擊泗水監豐下。破泗水守薛西。此與曹參傳、高本紀所述皆一事。

嚴助傳。秦時使尉屠睢擊越。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監郡御史名祿。陳涉傳。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攷秦三十六郡中無陳郡。陳是縣名。而爲太守治所。故云守令皆不在。每縣令之外有丞。守丞必陳縣之丞。代令守城者。又張耳陳餘傳。耳說趙豪桀曰。陳王奮臂。天下莫不應。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叔孫通傳。通對二世曰。羣盜鼠竊狗盜。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彙而攷之。秦制已明。而漢制則仍秦而遞變者。

秦監郡御史亦名郡長。灌嬰傳云。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又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如淳曰。長、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愚謂此所謂郡長。必卽監郡御史。師古兩注皆未明。

南粵王趙佗傳敍元鼎六年平南粵事有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案每部設監此秦制也漢改部刺史則監罷不設矣佗本秦吏故南粵尙用秦制郡有監此桂林卽秦時所置郡也服注非

三國魏志夏侯玄傳玄議時事云秦不師聖道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觀此知漢制因秦也宰官卽縣令監牧卽郡守司察卽監郡御史玄又謂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蠲立儀準今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刺史太守屢更

刺史太守漢制屢有改更朱博傳翟方進奏古選諸侯賢者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博奏漢家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愚考因方進奏改刺史爲州牧由六百石進二千石

事在成帝時。先時刺史擢太守。此時則太守擢乃得牧矣。所以方進之子義由弘農太守、河南太守乃得爲青州牧也。此制行未久。哀帝時爲朱博奏。仍復舊制。至元壽復改爲州牧。王莽變革。光武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又改刺史。若漢末袁紹、曹操輩爲州牧。位尊權重。與西漢初制。迥不相同。（魏志劉馥等傳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至唐而刺史之名。又移之太守矣。

太守別稱

鼂錯傳稱郡守爲主郡吏。嚴助傳助爲會稽太守。帝賜書。謂之郡吏。而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謂其邑子曰。此賢將。孫寶傳。寶爲京兆尹。吏侯文亦稱寶爲將。又酷吏傳。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掾蠡吾趙繡稱延年爲新將。注。新爲郡將也。謂守爲將。以其兼領武事。此皆太守之別稱也。至後漢亦有此稱。如後書馬援傳。援戒兄子嚴、敦書。杜季良豪俠。郡將下車輒切齒。吾常爲寒心。又魯恭傳。恭弟丕爲郡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鄭均傳。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第五倫傳。會稽俗多淫祀。前後郡將莫能禁。此皆謂太守爲將也。又循吏童恢傳。恢弟翊辟孝廉。除須昌長。聞舉將喪。棄官歸。舉將當是郡守之曾舉翊者。

守尉改名

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中二年。更名都

尉。而史文閒有追稱之者、如樊噲傳云。攻圂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劉攽云。圂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愚謂都尉在圂卽可稱圂都尉。劉以爲縣尉太卑。未必能守城。恐劉亦誤。但秦本無都尉名。郡都尉與縣尉同稱尉。漢之改名。當亦爲其易溷。今此上言圂都尉。必是追稱。而下言守尉。則是都尉代守守郡者耳。知者。高紀。秦三年。攻東郡尉於成武。彼與樊噲傳同述一事。彼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據此知樊噲傳云守尉。是都尉代守守。

史記南越尉佗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云云。徐廣注云。爾時未言都尉也。周勃傳。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被甲持兵以見。考此當文帝時。尙未改名。

十七史商榷卷十五

漢書九

侯王相有別

諸郡國下所屬縣有注侯國者。卽所謂王子侯、恩澤侯等侯國也。王子侯表所載。而地理志於其縣下不注者。如丹陽郡之胡孰、秣陵、丹陽之類。此因元始時其國已除故也。儒林傳云。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此注甚分明。大縣稱令。小縣稱長。侯國之相如令長。王之相如太守。同名而實異。王莽傳。莽出就新都侯國。南陽太守選掾宛孔休爲新都相。此侯國相。故太守得選掾爲之。然亦必權攝。非眞也。

令長守相有高下

馮野王傳。補當陽長。遷爲樂陽令。徙夏陽令。孔光傳。宣帝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然則令長守相雖相等。而其中又自有高下。長遷乃得令。守遷乃得相也。

郡國兵權

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甚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起事。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後書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注引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弇事雖當王莽時。其實沿漢舊制。故注引漢官儀以明之。又後書百官志五。李賢注引漢官儀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或言八月。或九月。或歲終。大約總在秋冬。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又安與太子反謀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觀此知諸侯王國中兵權。相與內史、中尉兼掌之。互相牽制。三者有一不肯。卽不能發兵。

王自除丞尉

衡山王賜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諸侯王得自除國中。百官表云。縣丞、尉四百石至二百石。漢儀注所言。指丞、尉也。賈誼傳言諸侯王不法事云。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則非制矣。

監刺史從事

蕭何傳．何沛人．爲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攷沛郡注云．故秦泗水郡．沛是泗水屬縣．何爲監郡御史從事．能辨治．故進爲郡卒史．王尊傳．爲郡決曹史．舉幽州御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監與刺史大略相似．故擇用所部卒史從事同．朱博傳．敕告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刺史從事之權如此．

郡不言何屬

地理志．郡國一百三．言所屬者凡七十九．不言所屬者凡二十四．詳攷之．其不言者．皆疏漏．非有義例也．即如臨淮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琅邪、東海二郡皆云屬徐州．臨淮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泗水國不言何屬．而其上文楚國、下文廣陵國皆云屬徐州．泗水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九眞之屬交州無疑．而獨不言．即此三處推之．則其餘郡國之不言者．皆疏漏可知．且其所屬．有屬冀州．屬兗州．屬青州．屬徐州．屬揚州．屬荆州．屬豫州．屬幽州．屬幷州．屬益州．屬交州．屬司隸．而獨無雍州．改名之涼州．亦皆疏漏耳．百官公卿表明言部刺史奉詔察州員十三人．地理志明言漢兼禹貢職方州名．有徐、梁、幽、幷．改涼、益．增交阯．朔方爲十三部．平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若涼州不爲部．則僅十二人矣．足明郡國之無屬涼州者．乃疏漏也．自武都以下至北地．凡十郡．皆不言何屬．據續志內．惟天水東漢改名漢陽．而皆屬

涼州。東漢如此。西漢可知。班不言。非疏漏而何。又據百官表及續志。司隸所屬有七郡。今獨河內、河南言屬司隸。餘皆不言。亦疏漏也。（續郡國逐州分敘。界畫井然。似反勝於前志。）

元始戶口

每郡首列戶口之數。而於京兆尹冠以元始二年。師古曰。漢戶口元始最盛。故舉之以爲數。愚謂元始平帝號。是歲壬戌。王莽秉政。戶口之盛。必多增飾。班氏豈不知之。蓋取最後之籍以爲定。不必以其盛也。但有合郡戶口數。每縣下無之。而京兆尹長安縣、左馮翊長陵縣、右扶風茂陵縣、潁川郡陽翟縣、僊陵縣並有戶口。河南郡雒陽縣、南陽郡宛縣、蜀郡成都縣、魯國魯縣、楚國彭城縣有戶無口。其詳略皆無義例。有則書之。無則闕。各縣戶口皆注於其縣之下。獨雒陽注於郡名下。書法參差。亦無義例。

郡國屬縣之數

周勃傳。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泗水郡卽沛郡也。今地志。沛、東海二郡。共有七十五縣。蓋元始時漢新置之縣。比秦已多再倍有餘。又云。降太原六城。今地志太原凡二十一縣。亦比秦多再倍有餘。（高紀。六年。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高祖之六年在周勃降太原之後。而其數與勃傳及地志皆不同。）又云。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今地志雁門十四縣。比舊反少三縣。雲中十一縣。比舊反少一縣。又云。定代郡九縣。今地志代郡十八縣。則比舊多其半。又云。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今地志上谷十五

縣。比舊多三縣。右北平十六縣。數適相符。而遼東祇有十八縣。漁陽祇有十二縣。比舊反少甚多。高紀十年趙相周昌奏常山有二十五城。地理志常山屬縣僅十八。比舊反少七縣。靳歙傳降邯鄲郡六縣。今地志趙國卽秦邯鄲郡。屬縣僅四。比舊反少二縣。其分割之詳。不可攷矣。

建置從略

地理建置。沿革無常。以最後爲定。戶口據元始。疆域當亦據元始也。攷文三王傳。梁孝王國四十餘城。孝王卒。景帝中六年。分爲五國。四人別爲濟川、山陽、濟東、濟陰四國。而太子共王買仍封梁。共王子平王襄。以罪削五縣。餘尙有八城。此武帝時事。當武帝未削之梁國。得初封五之一。屬縣有十三。今志於彼四國則有山陽郡、濟陰郡。皆卽景帝故國。東平國卽濟東國。獨不見濟川國。惟此一國疆域。竟無所見。已屬缺漏。（史記世家。梁孝王子明。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罪廢。地入漢爲郡。今志無濟川郡。）又志濟陰屬縣九。東平屬縣七。皆與梁國略相等。獨山陽屬縣多至二十三。決不此國獨多如此。然則山陽郡下本注雖言景帝中六年爲國。武帝建元五年爲郡。其實郡界非國舊界。大約別割他地益之。或卽將濟川一國併入未可知。且以四十餘城分爲五計之。十三也。九也。七也。三國已得二十九。加山陽二十三。四國已得五十二。尙有濟川不在內。數大不符。可見山陽郡界非國界。文三王傳。山陽王景。中六年立。立九年。國除。適當建元五年。此志與傳合。獨屬縣非國之舊。而班略之。此皆分割大事。班氏概略之。竊謂史法貴簡。獨建置沿革。乃地理之至要。宜條析而詳書之。

詞繁而不殺爲佳。無如志之一體。班氏所創。風氣初開。義例疏闊。不能詳析也。凡如此類。不可枚舉。舉一以資隅反。

分割雖據元始。又有不拘者。文三王傳。清河王年。當地節中已國除。元始二年。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亦見諸侯王表。廣宗是元始所建。國志中略不載。則是又不據元始矣。例俱不定。

傳言梁國削餘八城。志梁國所屬恰八縣。若據此。則是梁孝王之孫平王襄。當武帝時削五縣。餘尚有八縣。直傳至元始時。尚是武帝時之故疆矣。而今攷之則不然。襄立四十年薨。其下傳五世。至名立者嗣立爲王。當成帝元延中。又坐罪削五縣。則餘只有三縣矣。至元始中立又坐廢爲庶人。自殺。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簒國絕。志據元始。梁國當三縣。而列八縣。何也。足見班氏於建置從略。又如志列淮陽國而此國廢爲郡。廢爲縣。注絕不及。已詳後淮陽郡汲黯傳云云。一條。而梁平王襄傳。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求反急。睢陽是梁國屬縣。縣不當稱太守。史記世家述此事作淮陽太守。彼是也。漢書誤作睢陽太守耳。然武帝時制。王國有內史治民。中尉掌武。皆二千石。若太守則治郡者。王國無之可知。武帝時。淮陽爲郡。不爲國。而志不及。建置之略如此。犴反。史記作類犴反。索隱云。人姓名。恐當從漢書。

武五子燕剌王旦傳。武帝末年。坐罪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其後昭帝時。又益封三千萬戶。其下文卽云

發民大獵文安縣。則昭帝時益封已還其所削縣矣。其後謀反發覺自殺。國除。今地志大字無燕國。而安次、文安則屬勃海郡。良鄉則屬涿郡。可見燕國除後。其縣入此二郡。而二郡注皆云高帝置。不知幾經分割後。尚是高帝之舊乎。必不同矣。且燕地必更有入漁陽、右北平等郡者。不止二郡。今皆不可攷。又旦傳。宣帝又封旦太子建爲廣陽王。傳至莽不絕。志有廣陽國。注云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屬縣只四縣。首縣薊下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旦令羣臣亦曰燕雖小。召公建國。則薊必是旦所都。元鳳之廣陽郡。卽燕國除爲之。及更爲國。嫌太大。故又割入勃海等郡。僅存四縣也。班於建置沿革太略。然此等分割糾紛。若必逐縣詳注。又嫌繁瑣。則似亦有不得不如此從略者。

志山陽郡注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其屬首縣昌邑注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武五子傳云。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薨子賀嗣。昭帝崩。徵賀立之。淫亂廢歸國。賜湯沐邑。國除爲山陽郡。惟此一郡。由國而郡。由郡而國。由國而復爲郡。最爲詳析。合志傳觀之。首末具見。他郡國皆不能如此。

十七史商榷卷十六

漢書十

刺史治所

續漢百官志云。刺史各主一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既以八月出巡。則平日必有治所。乃劉昭注則云。孝武始制刺史。監糾非法。傳車周流。匪有定鎮。昭說未的。而閻氏若璩遂云。通鑑齊孝王孫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此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三省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治。豈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處者乎。閻雖云爾。而刺史治所明見朱博傳。又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注引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閻似失考。但地理志於刺史所治之縣竟未一及耳。

三國魏志夏侯玄傳。玄議時事。司馬宣王報書云。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又唐六典第三十卷云。武帝元光三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居無常所。後漢則皆有定所。此閻說所本。然朱博非前漢乎。大約因其乘傳周行。故隨便言之。

太守治所

太守、都尉皆當有治所。今都尉治所夾注中甚多。而太守治所竟絕不一及。何也。夫都尉治所。大率不在首縣。且與太守不同治。是以注明。乃太守治所亦不盡在首縣。而竟絕不一及。則疏矣。

續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關中記云。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今前志於高陵注云。左輔都尉治。蓋京城只長安一縣。三輔共治之。左馮翊亦治長安。故高陵得爲都尉治。都尉不與太守同治也。

閻若璩云。郡國志凡縣名。先書郡所治。此惟東漢則然。西漢不爾。歷考志傳以證之。爲治者二十有六。江陵也。平襄也。宛也。陽翟也。薊也。彭城也。邯鄲也。臨淄也。雒陽也。廣陵也。昌邑也。吳也。壽春也。郯也。相也。成都也。長子也。濮陽也。無鹽也。魯也。江州也。涿也。陘道也。故苴蘭也。邛都也。滇池也。不爲治者三。梁國睢陽。亦不爲治。治睢陽。王國以內史治民。而梁孝王武傳。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也。汝南郡首平輿。亦不爲治。治上蔡。以翟方進傳知之。左馮翊首高陵。亦不爲治。治長安。以趙廣漢傳、景帝紀注及百官表知之。而韓延壽傳云。延壽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尤明證也。胡三省注通鑑地理號佳者。亦不知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治稒陽。不知稒陽都尉治。太守不與都尉同治也。愚謂閻說是矣。而有未盡者。據高紀下卷漢六年韋昭注推之。丹陽郡首宛陵。而其實不爲治。治丹陽。說詳後第十七卷。而閻遺漏未舉。南陽郡首宛縣。而翟義傳云。以

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至矣。知宛亦非太守治也。而闕亦遺漏未舉。西河郡首富昌。不爲治。治平定。見東觀漢記。唐元和志敍汾州沿革一段。內言漢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亡友休寧戴吉士震辨其誤。見戴氏遺書之二十三文集卷八。而闕亦不知也。

水經三十七卷葉楡水篇注。廆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然則交阯郡太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開者。不可以一例論。至後漢則交阯太守改治龍編。交州刺史改治廣信矣。

都尉漏書

卽以都尉論之。郡國一百三。有都尉者凡五十九。無都尉者四十四。此四十四郡國。果無都尉乎。抑有而不書乎。京兆尹下當有都尉。闕漏不書。別見。其他如河東都尉趙護拜爲廣漢太守。見成紀及薛宣傳。張湯之玄孫放亦嘗爲河東都尉。見湯傳。周陽由亦嘗爲河東都尉。見酷吏傳。河東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東無都尉。哀帝擢右師譚爲潁川都尉。見息夫躬傳。潁川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潁川無都尉。景帝召拜枚乘爲弘農都尉。見本傳。（據志。武帝元鼎四年置弘農郡。則景帝無此郡。當係追書。）又尹翁歸舉廉爲弘農都尉。見本傳。弘農有都尉甚明。而今志弘農無都尉。杜周之曾孫業嘗爲上黨都尉。見周傳。上黨有都尉甚明。而今志上黨無都尉。又義縱爲河內都尉。亦見酷吏傳。河內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內無都尉。趙充國傳。充國至金城渡河。遂至

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金城有都尉甚明。而今志金城無都尉。皆脫漏也。且卽以百官表所列都尉名目論之。於平常都尉之外。別列者僅有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三種名目。而關都尉必司關津。天下關津多矣。乃僅巴郡魚復縣江關都尉一見。他如弘農郡弘農縣下注云。故秦函谷關。考杜周之曾孫業亦曾爲函谷關都尉。此事亦見周傳。而辛慶忌之子遵亦曾爲之。見慶忌傳。丞相車千秋之弟亦曾爲之。見魏相傳。張敞亦曾爲之。見本傳。此正百官表所謂關都尉也。志乃但注關名。不言有關都尉。明係脫漏。則其他脫漏者多矣。農都尉必司農事。敍傳云。班況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是也。此亦必不止一處。乃僅張掖番和縣一見。何也。其必有脫漏明矣。屬國都尉。志五見。天水勇士縣、安定三水縣、上郡龜茲縣、西河美稷縣、五原蒲澤縣是矣。而張掖亦屬國都尉。匈奴傳。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擊破之。是也。今志張掖郡但云都尉。無屬國二字。此又脫文也。若乃左輔、右輔都尉。以三輔故別之。各郡東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都尉。以一郡中不一都尉故別之。亦非別立名。不必提出。至於騎都尉。天水獜道一見。宜禾都尉。敦煌廣至一見。主騎都尉。安定參縣一見。渾懷都尉。北地富平一見。匈歸都尉。上郡一見。既別立名。自與平常都尉不同。宜於表中提明。此官制所關而表竟不言。是又表之疏漏也。

王溫舒爲廣平都尉。尹齊爲淮陽都尉。皆見酷吏傳。而今志此二國無都尉。此則非漏書。蓋此是國非郡。

國但有相有內史有中尉不當有都尉但二國曾罷爲郡終爲國觀年表及汲黯傳黯曾爲淮陽太守卽可見酷吏傳據爲郡時耳志所載二十國無一都尉知二國亦不當有

書法體例不一

以都尉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治縣下而五原郡下注云東部都尉治稒陽屬縣稒陽下不注朔方郡下注云西部都尉治窳渾屬縣窳渾下不注而其他縣渠搜下則又注中部都尉治廣牧下則又注東部都尉治此其體例之不一者也（汝南郡下注云莽分爲賞都尉其屬縣汝陰下注云都尉治宜祿下注云莽曰賞都亭未詳）又以雜官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置之縣下如京兆尹鄭縣下注有鐵官之類至弘農郡下注有鐵官在黽池又於宜陽縣下注在黽池有鐵官也而黽池縣下反不注河南郡下注有鐵官工官其屬縣無之泰山郡下注有工官不言在何縣其屬縣奉高下又注有工官廣漢郡下注有工官其屬縣雒下又注有工官（貢禹傳如淳注但言廣漢有工官亦據文而說耳）太原郡下注有鹽官在晉陽其屬縣晉陽下又注有鹽官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以山之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在之縣下而雁門郡下注句注山在陰館其屬縣陰館下不注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以水之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出之縣下然有詳言其過幾郡行幾里者有不言過幾郡行幾里而但言其所出所入者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以各郡建置之書法論之有但云某帝置者有詳述某帝某年置者又郡國皆注建置沿革縣無之而亦間或有之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蓋本無一

定體例。有因其故籍之詳略而詳之略之者。有臨文麤疏。失於檢照。遂成疵類者。有傳寫差誤。未經校改者。魯地一條。末云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之。其事未審。班書之當考者。蓋亦多矣。敦煌郡效穀縣下注。本漁澤障也。考孫寶傳。尚書僕射唐林坐朋黨比周。左遷敦煌漁澤障候。則效穀縣下當注云。有候官。今無者。亦脫漏。且其上敦煌縣下有步廣候官。而效穀無候官。脫漏顯然。想雜官脫漏者當不止此一處。

王都

凡縣之封侯者。必注云。侯國。仍屬郡。與他縣不爲國者同。而王國則改稱國。若縣之爲王都者。如江夏郡邾縣注云衡山王吳芮都。清河郡清陽縣注云。王都。泰山郡盧縣注云。濟北王都。桂陽郡郴縣注云。項羽所立義帝都此。南海郡番禺縣注云。尉佗都。信都國信都縣注云。王都。廣陵國廣陵縣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可見王都不必定在第一縣。其書法詳略參差。幷以見在之王與已往之故王雜錯而書之。不必論。但王都多矣。獨見此七處何也。其義例不可曉。

文三王傳。代孝王參傳。代王都晉陽。今太原郡晉陽不注。此類甚多。不悉出。

梁國屬縣八。睢陽居末。此國自孝王武始封。而七國反。梁守睢陽。孝王又廣其城。大治宮室。睢陽爲梁都甚明。（賈誼請徙代王都睢陽。代王卽孝王武。後果徙王梁。當如誼策。）乃居末。此國直傳至元始方除。蓋始終都睢陽。而志以居末。可見王

國都不必定首縣舉一可知其餘。

十七史商榷卷十七

漢書十一

故郡

秦以京師爲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郡、琅琊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郡。見班地理志。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幷天下。分以爲三十六郡。裴駰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卻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障郡、黔中。是爲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爲秦置無疑。（史記南越傳於敘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事之下乃云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注九郡名。有南海、鬱林、日南。即象郡。此皆秦郡。非武帝始置也。）然幷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海等三郡。是三十三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十六郡之數。班志疑誤。（後書南蠻傳。秦幷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詳蔚宗意。亦非謂一幷天下。即有領外。意亦是說後來所置。）漢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

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興。皆棄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郡數內。而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黔中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幷天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秦幷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十年後。非初幷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卽率越兵來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志去三外。應入內史。蓋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尚少二。姑闕其疑。鄣郡亦似非。說見下。

高紀。漢二年。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卽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案。隴西、上郡乃秦故郡。非新置。其餘三郡皆新置。見本志。蓋雍州地已爲雍、塞、翟三國。今滅其國。置五郡。三郡新置。二郡復故。非新置。而不分析者。史約言之耳。又高紀。漢二年。韓信虜魏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魏豹傳略同。三郡皆秦故郡。而此云云者。非謂漢始置此郡也。項羽王豹於河東爲西魏王。則此三郡爲魏國。不爲郡矣。今虜豹。以其地仍爲郡。復故非新置。史約言之。又荊王劉賈傳。賈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南郡、秦故郡。此亦復故非新置。據文當云

復以臨江爲南郡。史約言之。又高紀。漢三年。擊趙。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常山、高帝新置。代郡、秦故郡。復故非新置。不分析者。史約言之。惟高紀。漢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劉攽辨豫章傳寫誤加。此條則劉說是。非豫章新置。餘四郡秦故郡而史家約言之之謂。

樊噲傳。破河間守軍於杠里。河間國、文帝二年置。此云河間守。亦必楚、漢間權立其名。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高紀。秦二年。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其下文敍項羽分割諸侯。以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其下文。漢二年。河南王申陽降漢。置河南郡。郡名因項氏所立故國名。高紀。漢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此段乍觀之。以一故字貫下諸名。似有十六郡皆秦故郡矣。詳考之。則惟碭郡、薛郡、雲中、雁門、代郡、太原六郡爲秦故郡。其餘若吳郡則後漢所分。說詳後。非秦郡。至東陽、文穎以爲卽下邳。乃東海屬縣。非秦郡。（臨淮屬縣有東陽。名同地異。）鄣郡、文穎以爲丹陽。文穎是說。楚、漢間鄣郡地卽漢武帝丹陽郡地。非說郡治在丹陽縣。蓋武帝時丹陽郡所治自在丹陽。其前則爲鄣郡。治故鄣。故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鄣也。此卽今廣德州。春秋以來名桐汭。當鄣郡治此之時。不知何名。後武帝改郡名爲丹陽郡。其治亦徙丹陽縣。（其後直至孫權方改秣陵。）

爲建業。丹陽郡治徙於此。六朝都此。以丹陽尹比京兆尹。今江寧府上元江寧二縣也。而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疑是西漢丹陽郡治。於是鄣郡所治之縣。卽謂之故鄣。而鄣郡實非秦郡。沈約宋書州郡志云。丹陽秦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武帝元封二年。爲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如約說。漢丹陽郡治宛陵。如韋昭說。則治丹陽。韋昭三國吳人。通經大儒。沈約齊梁人。輕薄文士。沈說自不如韋說可據。今定從韋。鄣郡、文穎以爲東海郡。志於東海下注高帝置。應劭則云。秦鄣郡。而鄣郡實非秦郡。疑此皆楚、漢閒權立其名。其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除膠東、城陽、漢國外。餘以本紀及諸侯王表幷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等篇考之。或爲文、景以後所建國。或爲縣名。不但非秦故郡。幷有非漢郡者。此在秦皆齊郡、琅琊郡二郡地耳。作史者立文取便。隨意言之。假借後名。以紀前事。故其文參錯如此。其縣數。雲中、雁門、代郡。志凡四十三縣。此云五十三。太原志凡二十一縣。此云三十一。四誤爲五。二誤爲三。耳餘姑勿深攷。

丹陽郡注。故鄣郡。劉攽原父刋誤云。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但當云故鄣。不當益郡字。此劉之誤。非班之謬。劉固未喻班意也。凡秦所置故郡漢因之者。則如河東郡但注云秦置。是也。秦所置其後有所改易而復故者。則如潁川郡注云。秦置。高帝五年。爲韓國。六年。復故。是也。秦所置漢直改之者。則如河南郡注云。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是也。不因秦名。屢經改易。卒從後定者。則如京兆尹注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是也。若廬江郡注云。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所謂故淮南者。卽高帝紀四年立黥布爲淮南王。是也。所謂文帝十六年別爲國者。卽淮南王傳文帝立厲王子賜爲廬江王。是也。然則高帝卽稱故。不必秦。高紀六年

已有鄣郡。故云故鄣郡。何必以秦無鄣郡欲去郡字邪。吳王濞傳。荊王劉賈爲黥布所殺。高祖破布立濞爲吳王。王三郡。吳卽荊。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文穎曰。卽今吳也。高帝六年爲荊國。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荊吳同是一國。三郡卽東陽郡、鄣郡、吳郡。其下又云。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注云。此有豫字誤。但當云章郡。今故章也。其下又云。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豫字亦衍。然則漢初已有鄣郡。甚明。但不知其所始。

灌嬰傳。既斬項籍。度江定吳、豫章、會稽郡。此史記文。班用之者。會稽秦故郡。豫章新置。至於分吳、會稽爲二。則據續志後漢順帝始然。班固卒於和帝永元四年。分二郡之事。固所未及見。況司馬遷乎。吳王濞傳云。上患吳會稽輕悍。亦以吳會稽並言。若謂漢初已有吳郡。恐未必然。蓋會稽郡屬山陰縣注。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越王句踐本國此。實今紹興府治。若蘇州府治吳縣。則吳本國也。秦人無端忽移越國都之山名以名吳國都。名實不相應。當時人稱謂之間。必有不順於口而嫌於舉此遺彼者。故往往以吳會稽連言之。由今揣之。當必爲是。范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卷考證門歷引三國、六朝人言吳會。皆指兩郡而言。非謂吳門爲東南一都會。此雖在既分兩郡後。而西漢人之稱吳會稽。意亦如此。讀者皆勿泥。莊子釋文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吳會稽猶言吳越。

縣名相同

郡國縣邑名同者。則加東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別之。京兆尹有新豐。沛郡有豐。故此加新。有下邽。隴西郡有上邽。故此云下。河南郡有新鄭。京兆尹有鄭。故此加新。東郡有東武陽。犍爲郡有武陽。故此加東。而

泰山郡又有南武陽。陳留郡有外黃。魏郡有內黃。故此云外。潁川郡有新汲。河內郡有汲。故此加新。南陽郡有西鄂。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江夏郡有下雉。南陽郡有雉。故此加下。山陽郡有南平陽。河東郡有平陽。故此加南。而泰山郡又有東平陽。鉅鹿郡有下曲陽。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云下。而九江郡亦有曲陽。續志作西曲陽。清河郡有東武城。左馮翊有武城。故此加東。而定襄郡亦有武城。涿郡有南深澤。中山國有深澤。故此加南。勃海郡有東平舒。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千乘郡有東鄒。濟南郡有鄒。故此加東。濟南郡有東平陵。右扶風有平陵。故此加東。五原郡有西安陽。代郡有東安陽。故此云西。遼西郡有新安平。涿郡、豫章郡俱有安平。故此加新。（留川國又有東安平，闕疑云。博陵有安平。故云東。而遼東又有西安平，闕詳後。）中山國有北新成。河南郡有新成。故此加北。而北海郡亦有新成。東平國有東平陸。西河郡有平陸。故此加東。惟常山郡有南行唐。而他郡別無行唐。則不可考。

其無東西等字爲別者。據錢大昭考得相同者亦甚多。有一縣三見者。如曲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一屬交趾郡。（交趾作易師古曰。古陽字。）建成。一屬勃海郡。一屬沛郡。一屬豫章郡。安定。一屬鉅鹿郡。一屬安定郡。一屬交趾郡。有一縣兩見者。如劇。一屬北海郡。一屬留川國。定陶。一屬濟陰郡。一屬定襄郡。西平。一屬汝南郡。一屬臨淮郡。陽城。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郡。平昌。一屬平原郡。一屬琅邪郡。成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濟陰郡。東安。一屬東海郡。一屬城陽國。新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東海郡。鍾武。一屬江夏郡。一屬零陵郡。成。一屬

涿郡。一屬泰山郡。新市。一屬鉅鹿郡。一屬中山國。建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平安。一屬千乘郡。一屬廣陵國。平城。一屬北海郡。一屬雁門郡。臨朐。一屬東萊郡。一屬齊郡。新都。一屬南陽郡。一屬廣漢郡。昌陽。一屬東萊郡。一屬臨淮郡。定陵。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郡。高平。一屬臨淮郡。一屬西河郡。高陽。一屬涿郡。一屬琅邪郡。武城。一屬左馮翊。一屬定襄郡。廣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廣平國。陰山。一屬西河郡。一屬桂陽郡。樂成。一屬南陽郡。一屬河間國。富平。一屬平原郡。一屬北地郡。成安。一屬陳留郡。一屬潁川郡。復陽。一屬南陽郡。師古音房目反。一屬清河國。應劭音腹。鄧。一屬南陽郡。孟康音讚。一屬沛郡。應劭音蜡。武陽。一屬東海郡。一屬犍爲郡。鄨。一屬京兆尹。一屬山陽郡。成鄉。一屬北海郡。一屬高密國。安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漢中郡。陽樂。一屬東萊郡。一屬遼西郡。武都。一屬武都郡。一屬五原郡。歸德。一屬汝南郡。一屬北地郡。東陽。一屬臨淮郡。一屬清河郡。黃。一屬山陽郡。一屬東萊郡。安丘。一屬琅邪郡。一屬北海郡。開陽。一屬東海郡。一屬臨淮郡。樂陵。一屬平原郡。一屬臨淮郡。安成。一屬汝南郡。一屬長沙國。西陽。一屬江夏郡。一屬山陽郡。安平。一屬涿郡。一屬豫章郡。高成。一屬南郡。一屬勃海郡。新昌。一屬涿郡。一屬遼東郡。新成。一屬河南郡。一屬北海郡。

三輔

分一內史爲左右。又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又改主爵都尉爲右扶風。亦治右內史。是爲

三輔。武帝太初元年所定。此地理志文。而亦見百官表。彼下文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元鼎在太初之前。然則三輔分治。其制當元鼎已定。特其名尚未改耳。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詔中尉左右內史云云。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其下又云。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云云。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爲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再追溯之。則前引高紀河上、渭南、中地。高帝時已分爲三。

據百官表。三輔各有一都尉。而地理志。左馮翊高陵縣、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鄠縣、右輔都尉治。京兆尹獨無都尉。此係疏漏。（汲古閣刻百官表作二輔都尉。何義門改三。南監本亦作三。）趙廣漢傳云。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京輔卽京兆。其治華陰。見宣紀本始元年注。三輔俱有都尉甚明。張敞傳云。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左右輔有都尉。無京兆獨無之理。

循吏傳。黃霸、淮陽陽夏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凡卒史皆用本郡人。祿百石。三輔不然。故如淳云云。

宗室不宜典三河

劉歆傳。歆忤執政大臣。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云云。宗室不宜典三河。不曉其何故。他無所見。獨見於此。俟考。

十七史商榷卷十八

漢書十二

地理雜辨證一

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其說甚明白。而臣瓚乃謂周自穆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桓公爲周司徒。寄帑於虢、會。幽王既敗。滅會滅虢。居鄭父之丘。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駁之。謂穆王無都西鄭事。桓公死幽王之難。其子武公始東遷新鄭。是矣。案說文。鄭、周厲王子友所封。宗周之滅。鄭徙潧、洧之下。今新鄭是也。河南郡屬縣有新鄭。特加新字。所以別於京兆之鄭。爲桓公始封邑也。兗州山陽郡之鄭。則與此無涉。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案。郡國志注前志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傍。建元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南監本脫誤並同。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視讀曰示。京兆安得有沂水。嘉定錢坫獻之云。據水經注第十六卷滻水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沂水當作滻水。錢說是。顏乃讀沂爲先歷反。則以此爲音析。謬甚。唐初本已誤矣。又北入渭之

下衍一師字。視子孫之下脫師古曰三字。南監脫誤並同。

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案禹貢山水。班載之者分三等。但稱禹貢者。蓋博士所習今文家說。云古文以爲云云者。此孔壁中所得孔安國說。有不稱古文。幷不著禹貢。而直言在某處者。蓋以目驗著之。此梁山卽冀州治梁之梁。龍門卽導河至於龍門者也。詳尚書後案。司馬遷自序云。遷生龍門。

徐廣曰。龍門在馮翊夏陽縣。張守節曰。遷卽夏陽縣人。至唐改韓城縣。

懷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竊。案北條荊山。卽所謂導岍及岐至於荊山者。馬融三條之說本此。詳見後案。職方。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非導熊耳之洛。

徵。注云。左傳所云取北徵。取上南監有王字。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詳後案甘誓。又云。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卽雍州豐水攸同。亦見後案。

鄡。注云。音昭。南監作胎。是。

郁夷。詩。周道郁夷。師古曰。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書盤庚遲任。陸德明音直疑反。又引徐邈音持夷反。匡謬正俗云。遲任音夷。亦音遲。陵遲或言陵夷。遲卽夷也。

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詳後案禹貢冀州。

漆水在縣西。卽雍州漆沮既從。詳後案。
岍。吳山在西。古文以爲岍山。雍州山。卽禹貢導岍。詳後案。職方。雍州。其山鎭曰嶽山。是。
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俱見禹貢雍州。詳後案。
弘農郡弘農。衙山領下谷。爐水所出。北入河。衙南監同。水經注作衡。傳寫誤。
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熊耳山見禹貢導洛。伊水見豫州。俱詳後案。
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見豫州。詳後案。
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豫州川。過郡二。弘農、河南也。豫州川。職方。豫州。其川滎、雒是也。鞏縣入河。漢時水道。後世洛口東移矣。詳後案。
河東郡屬縣二十四。而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爲河東太守。重翁歸。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使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彼八字必是四字之誤。
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此卽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云云者。此志但云垣。而鄭康成彼注稱東垣。職方注及說文水部同。未詳。武德入河爲禹迹。其後改從溫縣入河。而河北濟源日短。說詳後案。何氏讀書記於河內郡溫縣下評云。續書郡國志溫下注。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孟堅不載。豈爲此邪。濟四瀆之一。孟堅豈有不載。河內河東相隔一繒紙。讀漢書太善忘矣。此書誤者不悉出。聊一見之。過郡九。謂河東、河內、河南、濟

陰山陽東郡平原勃海千乘也

嶓霍太山在東冀州山卽禹貢冀州至於岳陽職方冀州其山鎭曰霍山是詳後案

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卽冀州壺口詳後案注云翟章救鄭至於南屈至南監作次

太原郡榆次梗陽鄉魏戊邑戊南監作成

鄔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幷州藪見職方

汾陽北山汾水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冀州霤案過郡二太原河東也職方冀州其浸汾潞

上黨郡長子濁漳水入清漳清南監作青是

沾大陸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冀州川休寧戴震東原云陸本要字篆文要似陸故誤戴說是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作阜成詩邶鄘衞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清漳卽禹貢冀州至於衡漳過郡五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鹿郡信都國也冀州川見職方俱詳後案

壺關注云有羊腸阪阪南監作阪是

泫氏注云絕水所出絕字疑南監同後書萬修傳子普封泫氏侯注泫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泫谷水故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

河內郡州其州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北山淇水所出鄭康成以爲共水卽禹貢所謂導河北過降水

者詳後案。

朝歌。錢大昭云。續志謂前書注鹿臺在城中。今無此句。

墜王。太行山在西北。卽禹貢所謂太行恆山者。詳後案。

蕩陰。注云。蕩水東至內黃澤。蕩廣韻作簜。澤字上下疑有脫誤。

河南郡雒陽。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南監作二十二年。當作三十二年。

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見職方。

卷。廣韻作卷。後馬援傳亦作卷。李賢注卷縣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穀成。禹貢瀍水出謴亭北。見豫州。詳後案。續志作穀城。

密有大騩山。溱水所出。說文水部作大隗。

新成。續志作新城。

開封。注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哀十四年左傳疏引此。發作廢。逢陂、忌澤作逢忌陂。

成皋。續志作成睪。班注有虎牢。而顏注作獸牢。避唐諱。

東郡頓丘。注頓丘謂一成而成。南監作一頓而成。是此誤。

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卽禹貢兗州浮於濟漯之漯。過郡三。東郡、平原、千乘也。詳後案。

臨邑有涷。廟涷、南監作沸。是。此誤。

壽良注。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父叔、南監作叔父。是故當作改。南監亦誤。世祖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故諱之。

樂昌。水經注作昌樂。非。

陳留郡小黃、成安。黃上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

封丘。濮渠水首受涷。南監作沸。是。

僊。續志作隤。屬梁國。

淩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杜預釋例曰。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

潁川郡。審高。古文以爲外方山。卽禹貢所謂熊耳外方。詳見後案。

綸氏。續志注云。建初四年置。建初是後漢章帝號。如此縣果係建初所置。班氏安得載之。疑彼文誤。或是武帝太初。或是元帝建昭。成帝建始。哀帝建平。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案。此郡屬縣宜祿縣。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爲賞都尉者。疑卽賞都之尉別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女陽。注。女讀曰汝。下汝陰同。汝陰當作女陰。南監亦誤。

鮦陽。注。孟康曰鮦音紂。南監此下有紅反二字。是此脫。

新息。息、說文作鼻。云。姬姓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鼻。

南陽郡穰。說文作鄾。云。今南陽鄾縣。

比陽。注云。比水所出。水經注二十九卷有泚水。實卽此。比水俗刻多誤作泚水。幷廬江灊泚水亦誤作泚。觀班志愈見彼俗刻之誤。後漢皇后紀章德竇皇后父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尊母泚陽公主爲長公主。兩泚字皆當作泚。

平氏。禹貢桐柏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淮陵、禹貢疏引之又誤作睢陵。其實則當作淮浦。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過郡四者。南、陽、汝南、九江、臨淮也。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三千當作二千。南監誤並同。

春陵。後漢建武十八年。更名章陵。師古曰。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春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春陵侯。至戴侯仁。以春陵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案。王子侯表。戴侯名熊渠。孝侯名仁。師古乃引作戴侯仁。非也。

復陽。注。在下復山之陽。下當作大。南監誤同。

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案後丹陽郡丹陽縣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篇陸氏釋文云郢楚都在江陵北江陵卽今湖北荆州府治而丹陽頗多異說辨見後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南條荆山卽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之荆漳水卽導漢節所謂滄浪之水陽水卽夏水亦卽滄浪但隨地異名詳後案華容雲夢澤在南荆州藪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雲夢見禹貢荆州藪見職方夏水見上亦卽荆州沱潛既道之沱俱詳後案

中廬郡國志作中盧

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卽江別出者此說非是鄭康成駁之爾雅水自江出爲沱師古妄附會之詳後案

編注云有雲夢官南監同校本改作宮此特因下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耳其實未見必爲宮

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高成流山流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巫與夷道高成與華容俱屬南郡二水所過俱不當有二郡二俱當作一南監誤同

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章山鄭康成尚書注作立章山郡國志同不知是別名抑或傳寫誤分章字頭別加立字詳後案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詳後案。

江夏郡沙羨。晉灼曰。羨音夷。楊愼曰。文之譌辭曰。羨文。璧之譌璞曰。璧羨。沙羨音夷。蓋方言耳。

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說見下文。詳後案。

灊。沘山。沘水所出。沘水見水經注三十二卷。俗刻多誤作泚水。觀此益知彼俗刻之譌。此與前南陽比陽比水無涉。

皖。从目。後馬援傳作皖。从日。傳寫誤耳。彼李賢注。皖今舒州懷寧縣。俗乃作皖。說文絕無此字。俗妄作之。遂盛行。幸漢書可攷。

九江郡。注云。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第一縣壽春。邑注云。楚考烈王自陳徙此。水經注三十卷淮水篇云。淮水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縣即楚考烈王所徙。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地。故以九江名郡。案此九江即禹貢所謂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者。詳見後案。趙宋人妄造異說。未讀漢書耳。

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案。夏水與淮合之淮。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闞駰之言與應劭同。余案川流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

曲陽。郡國志作西曲陽。常山有上曲陽。鉅鹿有下曲陽。此西字不可省。

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案張敞傳。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二者不同。志據元始故也。卽此可見元始比盛漢倍之。

湖陵。禹貢浮於泗淮通於河水在南。泗淮當作淮泗。河當作菏。見說文水部所引。當從之。今尚書亦作河。誤與班志同。賴說文引得存古文。說詳後案。又說文作胡陵。本注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陵。疑此二湖字俱當作胡。許愼、應劭俱據後漢所改而言。

橐莽曰高平。漢章帝復莽故號曰高平。

鉅墜、大墜澤在北。兗州藪。大墜卽大野。見禹貢。詳後案。又見職方。

十七史商榷卷十九

漢書十三

地理雜辨證二

濟陰郡注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定陶縣注云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凡禹貢山水皆載逐縣下此以荷澤注郡下陶丘注縣下別無義例隨手援引遂多岐出耳詳見後案又據史記集解所載鄭康成禹貢注引地理志云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今志作西南南字誤

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詳後案曹詩譜疏引此作雷夏澤

稏說文卷九下广部云庶从广耗聲濟陰有庶縣此作稏誤

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說詳後案睢陵屬臨淮郡今爲睢寧縣治非泗入淮處睢陵當作淮陰亦詳後案

沛郡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鄨沛郡从邑市聲

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昭侯上脫一蔡字南監亦脫并誤於此作如此春秋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

豐郡國志云豐有枌榆亭注引前志注枌榆社在縣東北十五里今此志注無此句

坱續作紅

鄧莽曰賛治應劭曰音嵯說文作鄨云沛國縣

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案此本漳水與河經流徙駭相亂班因目爲故大河實非禹河說詳後案

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卽今滄州過郡四者東郡清河平原信都也除去所出之魏郡及入海之勃海郡不數故但言四郡若連首尾言之則六郡他水皆連首尾爲所過郡此又不畫一鄭康成以屯氏河爲禹河詳後案

內黃注吳會諸侯於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閒齊當作商卽宋也

黎陽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水之陽南監作水在其陽酈道元引仍作水之陽詳洛誥後案

卽裴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作揤云捽也从手卽聲魏郡有揤裴侯國王子侯表上有揤裴戴侯道鄭氏曰揤裴音卽非在肥鄉縣南五里

鉅鹿郡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見後書邳彤傳注所引東觀漢記班固雖頗載莽所更改於志而此類亦皆略去不悉見也

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詳後案。又云。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沙丘臺疑卽鹿臺。

南燕郡國志作南蠻誤。

下曲陽注。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案。昔、宋本作晉。

鄗。說文作鄗。云鉅鹿縣。

堂陽。嘗分爲涇縣。涇、南監作經。是此誤。

常山郡。高帝置。高帝紀云三年置。

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中、宋本作申。案。中丘縣名。在下文。宋本似非。

石邑。浹水所出。浹音效。效字脫。宜從南監增。

靈壽。禹貢衡水出東北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幷州山。禹貢恆水所出。恆、衡詳後案。幷州山見職方。

關。通鑑注引作開。是也。此誤。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欒城縣。續郡國志常山有欒城而無開。則不始於後魏太和矣。

涿郡故安。易水出幷州。繇。見職方。

蠡吾。趙廣漢傳云。涿郡蠡吾故屬河間。

勃海郡。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郭、郭海地。从邑孛聲。一曰。地之起者曰郭。

安次、修市。次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

平原郡般注音逋坦反。宋本同。南監作逋垣。一作連完。

阿陽。天水郡亦有此縣。錢大昭以爲名同。愚謂五行志。成帝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幸之。外戚傳云。趙飛燕微時。屬陽阿主家。成帝微行過陽阿主。見說之。召入宮。師古曰。陽阿、平原縣。俗書阿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妄改。趙明誠金石錄載李翕碑云。漢故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後漢漢陽郡。即前漢天水郡。係明帝改名。碑當時所作。必不誤。外戚傳連稱陽阿。亦當無謬。據師古注及碑校之。似平原當作陽阿。天水當作阿陽。後書宋均傳。均之族子意拜阿陽侯相。注云。阿陽故屬天水郡。郡國志漢陽郡有阿陽縣。然則天水之縣名阿陽甚明。而青州平原郡則不復有阿陽。亦無所謂陽阿者。疑是光武建武六年所省并。錢大昭說誤也。

樓虛。水經注作楊墟。

千乘郡溼沃。案此縣之名。當從濕水得名。流俗誤以濕水之濕爲燥溼之溼。而溼水則改爲漯。溼字廢不用。今此刻反以燥溼之溼當濕字用。小學謬亂。不可爬梳。近日名公校此者俱未校出。

博昌。時水。幽州鴈見職方。

樂安。水經注引應劭曰。取休令之名。

濟南郡鄒平、臺鄒下誤空一格。平下誤連。顧氏已辨。南監版誤同。李賡芸云。魯國自有騶縣。古騶與鄒通。此濟南郡則當爲鄒平縣。非鄒也。愚攷續志。濟南郡有臺縣。有鄒平縣。水經注亦言臺縣。李說甚確。傳寫之誤。糾紛不可爬梳。而續志又以鄒平與下東朝陽誤連。世少善讀書者。有望而眯目耳。

朝陽。郡國志作東朝陽下文犂縣蘇林注亦稱東朝陽。前南陽郡已有朝陽。則此合稱東。東字疑脫。而前注引應劭曰。在朝水之陽。朝水未知其審。而此注又引應劭云云。與前注同。必有一誤。與兩曲陽同注者正相似。

犂。注。蔡謇音由。音鷚。師古曰。蔡音是。音于虬反。由字下疑脫一又字。南監亦脫。鷚、南監作鶹。是。是字下疑脫一由字。南監亦脫。

泰山郡。注云。汶水出萊毋西入濟。師古曰。毋與無同。愚案。上文屬縣萊蕪之下。既言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此郡名下何用重言之。前言山水不在縣下而在郡名下。已爲自亂其例。此重複則尤爲穴謬。

博。岱山在西北。求山上。上一作下。其實皆非也。求山上三字當作兗州山見職方。

蓋。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于南監作子。水經二十五卷作臨樂山。酈注引此志同。本卷沂水篇注及尚書疏所引並同。然則作于作子皆衍字也。又酈引作至蓋入泗水。而其下又云。或作池字。蓋字誤也。則知池字在酈道元所見本已誤。本注又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縗。詳見後案。禹貢。沂在

徐州職方云青州𡒄者徐地周入青也萊蕪原山淄水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𡒄淄禹貢作淄晉人改說文無淄字此猶存古傳南監作博是淄水禹貢在青州而職方以爲幽州𡒄者青地周入幽也此注又說汶水已見上

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詳後案

式郡國志作成云本國案左傳衞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作式誤也

北海郡有平壽縣壽光縣斟縣應劭以平壽爲古斟尋壽光爲古斟灌而班氏於斟縣自注云故國禹後攷史記夏本紀夏後有斟姓卽此斟故國禹後是也此其確然者而斟灌斟尋則事見襄四年傳魏絳哀元年傳伍子胥之言據彼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疏以爲世本文斟故國與平壽光二縣相近故應劭遂析言之杜預亦用之至於啟子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書序言則是太康爲羿拒逐於河南蓋河北之地皆爲羿所據矣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此夏本紀文也據杜預謂相依於二斟則自太康以下三世皆因失國無歸而依同姓乃羿因夏民代夏政後又爲寒浞所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夏遂絕祀直至相之遺腹子少康長而滅澆及其弟豷夏之遺臣靡復收灌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返國則復歸於河北矣竊計羿浞相繼僭立者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擁虛號者在二斟此書序左傳與應劭杜預說之可信者（宋末金履祥鄒季友說粗近之但云太康居河南陽夏相）

居河北帝丘則不知何據臣瓚乃依汲郡古文太康居斗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然則魏絳安得云羿因夏乎王制有因國昭元年傳商人是因是若羿居斗尋則非因矣汲郡古文束晳僞譔何足爲憑乃因此并謂斗尋在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道甚遠且伍子胥謂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反國河北而桀都亦在河北詳予湯誓序案中瓚說皆非也斗說文十四上斗部無末詳

東萊郡腄有之罘山祠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上山當作山上聲洋未詳其下文師古音洋爲祥則非衍文矣南監並同而於所出之下又衍一丹字

當利莽曰來萊亭來南監作東是

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藪見職方

橫故山久久南監作名是

東莞術水青州藪見職方彼作沭

稗說文稗禾別也从禾卑聲琅邪有稗縣此作椑誤南監同此字去聲而應劭於此注云音裨藝文志小說家出於稗官如淳音排則此字固有平聲矣

東海郡不邳萬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萬當作葛說詳後案

海曲曲當作西郡國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

續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鄒注云姒姓國在東海
祝其禹貢羽山在南詳後案
曲陽注應劭曰在淮曲之陽此注前九江郡曲陽縣上亦引之恐非
都陽錢大昭云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案此注又見城陽國陽都縣下杜預左傳注云陽國名正義曰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鄅鄉說文邑部云鄅東海縣
臨淮郡徐故國爲楚所滅案楚南監作吳是事見春秋昭公三十年
厽猶注厽音仇說文卷十四下厽部人九切三音不同而彼云獸蹂地則非縣惟卷二上口部云咎从口九聲臨淮有咎猶縣然則作厽誤也
播旌郡國志作潘旌
海陵莽曰亭閒閒南監作門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

漢書十四

地理雜辨證三

會稽郡下注云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案後廣陵國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所屬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鄡郡而不得吳。班氏會稽、廣陵兩注。自相矛盾。劉攽於此郡駁云。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鄡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愚攷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既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非都此者誤。越絕書卷二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爲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奔還東甌。殺濞。據此吳王濞實治廣陵。而江都易王則治吳。不都廣陵。廣陵注所言江都易王都此者。實誤。都且在吳。乃云不得吳。更誤矣。劉攽所駁大謬。又攷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鄡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建國。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高祖立濞

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其下文朝錯又言吳以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卽謂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其下又言削吳會稽、章郡書至。吳國之有會稽顯然。而江都因吳故封。其得吳明矣。廣陵厲王胥以元狩六年封。本傳載其賜策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則廣陵厲王之得吳明矣。廣陵注與劉攽駁。實皆誤也。至於吳郡、鄣郡等名。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爲故。不足泥。又案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裴駰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秦置郡本取此山爲名。然郡守治所。則治吳不治山陰。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九月。項梁與籍殺會稽守殷通。舉吳中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乃渡江而西。此所謂吳中。卽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也。嚴助、朱買臣拜會稽太守。皆其地。

吳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揚州川。震澤詳後案。藪與川皆見職方。南江者松江也。職方云。其川三江。故班以此與下文毗陵北江及丹楊郡蕪湖之中江當之。

毗陵江在北。揚州川。江上脫北字。南監同。

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柴當讀如寨。辟當讀如壁。

錢唐西部都尉治。案越絕書二卷云。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幷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觀此則似會稽止一都尉。下文回浦南部都尉治。疑後來增設。但前漢既有西

部。亦宜有東部。金石錄載永平八年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吳志張紘亦爲會稽東部都尉。而後漢循吏伍延傳。嘗爲會稽西部都尉。則後漢固東西並設。志稱建武六年省諸部都尉。既經省併。不應後漢所有。前漢反無。此志未知有脫漏否。

治師古曰。本閩越地。回浦南部都尉治。攷縣名。治當作冶。南監本誤同。班氏以二縣連書。而郡國志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注引晉元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而無回浦縣。案嚴助傳。閩王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今名東冶。冶之爲閩越無疑。但後漢於改名章安者。必是併冶與回浦二縣爲一而改名之。師古當於回浦下注云。此與冶皆本閩越地。不當但於冶言之。

嚴助傳。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三語已盡前漢會稽形勢。後漢順帝分吳海鹽、烏程、餘杭、毘陵、丹徒、曲阿、由拳、富春、陽羨、無錫、婁別爲吳郡。則今鎮、常、蘇、太、松、嘉、湖、杭七府一州地也。北境俱屬吳。惟南境仍爲會稽。司馬彪於會稽郡下自注云。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作立吳郡。傳寫誤會稽本山陰山名。以此名郡而治吳。名實乖矣。吳郡治吳爲是。

丹揚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揚字从手。其屬縣丹陽則从阜。而南監版俱作陽。攷晉書地理志。或作揚。或作陽。紛紛不一。而屬縣則作楊。且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然則縣名从木甚明。而郡亦當以此得名。凡从手从阜。疑皆傳寫誤也。唐許嵩建康實錄第一卷解禹貢揚州引春秋元命包云。厥土下溼而多生楊柳。以爲名。揚州之揚从手。李巡

爾雅注以爲人性輕揚。此不可牽合。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不當益郡字。愚案。劉說似是而非。辨已見前。故鄣郡屬江都也者。乃謂武帝之前此郡地名鄣郡。屬江都國耳。豈謂秦哉。如劉云云。則但故鄣一縣屬江都乎。不通極矣。鄣郡非秦郡名也。而高帝紀云。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荊王。廣陵國注云。高帝六年。屬荊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江都、廣陵皆幷得鄣郡。以上所說郡名。其中居然有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其後得稱故郡。不必秦郡方得稱故。當秦三十六郡時。此郡所屬十七縣地。既非丹楊郡。又非鄣郡。皆是會稽郡地耳。劉昭亦誤以秦有鄣郡。

於贊師古音潛。郡國志直作潛。

故鄣。胡三省通鑑注云。漢屬丹楊郡。其地本秦鄣郡所治。故曰故鄣。今廣德軍是故鄣縣之地。文獻通攷。古揚州秦郡五。有鄣郡、會稽郡、九江郡。秦無鄣郡。說已詳上。胡三省、馬端臨皆非。

句容。涇。容下空一格。是監誤脫容字。又與涇誤連。凡毛是監。非不悉出。聊一見之。

丹楊。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郢即南郡江陵縣。江陵即今縣。湖北荊州府治。說已見前。而丹楊則爲今太平府當塗縣之南境。地與寧國府連界處也。據乾隆十八年寧國知府宋駿所修寧國府志。似當有本。晉書陶回傳。蘇峻之亂。回請早出兵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此小丹楊疑即當塗南境地名。漢武帝以此改郡名爲丹楊郡。史記楚

世家云。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楊。卽此是矣。乃徐廣注則云。在南郡枝江縣。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水經酈道元注云。丹楊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悉臨絕澗。南枕大江。峻峭壁立。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之丹楊。尋吳、楚悠隔。繈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於是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叢書、王應麟詩地理攷及通鑑地理通釋皆主此。據晉人及北魏人說。不信班氏。畢竟班氏是。後儒皆未必然。左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蚡冒言。又僻在荊山。華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文。則指熊繹言。酈引此駁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卽使藍縷啓山在荊州。而熊繹始封何妨在揚州丹楊乎。周成王時。吳尙微甚。其地狹小。僻在蘇、松一隅。何知丹楊郡之丹楊必吳境非楚境乎。志末總論一段。以丹楊爲吳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吳境言之耳。其實丹楊未必吳始封卽得也。後書王郞傳有丹陽李賢亦云在秭歸。蓋名同地異。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條實不可解。當闕疑。詳後案揚州及導漢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東爲中江入于海之下。此分江水。據胡氏渭禹貢錐指。謂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考石城縣屬丹楊。後漢同。晉改屬宣城郡。隋平陳。改名秋浦。仍屬宣城。新唐書謂唐析宣城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秋浦爲其治所。又析置青陽縣。趙宋地理志則池州池陽郡治貴池縣。無秋浦縣。蓋卽秋浦所改名也。然則錐指此條確甚。

黝。師古曰。音伊。字本作黟。音同。案。黝水經注卷四十漸江水篇引之。正作黟。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漸字注同。又卷十上黑部云。黟、黑木也。从黑多聲。丹陽有黟縣。若從幼安得有伊音。直傳寫誤耳。師古於小學全

不通。

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詳後案。

歷陵。傅易川。古文以爲傅淺原。詳後案。

安平。後漢更名平都。

桂陽郡耒陽。耒說文作耜。注春山、春水所出。春、南監作春。疑是。

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出。東入鬱。其下注引應劭曰。澤水出入鬱。音淫。孟康曰。鐔、音譚。師古曰。孟音是。宋本潭皆作鐔。以縣名及應音參之。作鐔是。南監既脫作潭。又脫去音淫及師古云云。竟不可讀。

酉陽。應劭曰。酉水所出。案下文充縣酉原山酉水所出。此注疑有誤。

佷山。孟康曰。音恆。出藥草恆山。末二字衍。南監同。

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湘水出。水經三十八湘水篇。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云。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何氏校本據地理通釋直改爲陽朔。非也。

鍾武。應劭曰。今重安。案重安、後漢永建三年改。

漢中郡沔陽。沔水出武昌東南入江。昌、南監作都。是。此誤。

廣漢郡汁方。注汁音十。南監汁皆作什。功臣表汁防侯雍齒。汁音什。防音方。續志又作什邡。皆古字通。

段明。應音家盲師古明音萌。水經注作萌。此縣下當有潛水。班失載。詳後案。

甸氏道。李奇曰。甸音朕。師古音食證反。案。甸古讀爲乘。又或爲隿。詳周禮軍賦說一卷。又此道與剛氏道、陰平道。續志俱屬廣漢屬國。

曰水。應劭曰云云。與上文甸氏道下班氏自注重出。非也。

陰平道。莽曰摧虜。摧字脫。從南監增。

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案。此卽梁州和夷厎績之和。詳後案。

郫。禹貢江沱在西。案。此說鄭康成駁之。詳後案。

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濄。濄當作涐。師古音哉。非。詳後案。

江原。繁水云云。鄭康成以爲沱。詳後案。

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案。江水所經。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楊、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志云過郡七。蓋江都在江北。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長沙、豫章、丹楊、會稽也。閻若璩曰。水經江水東過夷陵縣南。注說宜昌縣流頭灘而引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干寶晉紀。吳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都縣。在西陵之東。自江發源松潘。至此四千四五百里。西陵今宜昌府治東湖

縣。自此至江都。不致四千里。山松與陟言皆夸。然其計亦當有八千餘里。二當作八。閻說精絕。

越嶲郡萈秦。續志作萈奏。

三絳。續志作三縫。

青蛉。水經卷三十七淹水篇作蜻蛉。注云。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惟。惟、南監作唯。益州有來唯。南監是。又云。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據水經注則字衍。

益州郡弄棟。說文卷六上木部作棟。云。棟、木也。从木弄聲。益州有棟縣。

牂柯郡談指。指、南監作挋。說文十二上手部。挋、給也。从手臣聲。竟刃切。續志仍作挋。今人雖不識挋字。然北方以物擲與人。猶有挋音。說文字今人廢不用者多。此字既見此志。宜存之。

進桑。續志作進乘。水經注有進桑關。此注亦云有關。疑作乘非。

巴郡墊江。孟康音重疊之疊。續志同。說文卷八上衣部云。褺、重衣也。从衣執聲。巴郡有褺江縣。从土非。

朐忍。師古音劬。續志同。韓昌黎盛山十二詩序作朐腲。通典一百七十五卷州郡篇同。說文卷四下肉部。有朐字。無腲字。不知何時復譌爲朐腲。讀書蠡測。徐氏援入新附。注云。蟲名。漢中地下溼多此蟲。因以爲名。恐係後人妄造。

自漢中以下諸郡。皆屬益州。莽旣逐郡改其名。班氏並注明。而莽又改益州爲庸部。見後書公孫述傳及

康范傳注。班氏則略而不載。
武都郡武都。續志作武都道。注。東漢水云云。沮沮水云云。俱詳後案。又於沮水之下云。荊州川。見職方。
隴西郡。注。隴坻在其西也。西當作東。
氐道。禹貢養水所出。養與漾漾同。詳後案。
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出。詳後案。
臨洮。洮水東入西。西南監作河。是又云。禹貢西傾山在縣西。詳後案。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云云。詳後案。
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章武屬勃海。河所過郡。據鄭康成尚書注。當爲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魏郡、鉅鹿、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凡二十三郡。此言十六。疑有闕漏。詳後案。
允街。莽曰修遠。上允吾已有此文。誤。
臨羌有弱水昆侖山祠。此弱水殆卽昆侖山下之水。非導之至合黎者。昆侖詳後案。又注。西有畢和羌。畢、南監作卑。
天水郡望垣。續志作望恆。

冀。說文卷十上馬部作驥。云天水有驥縣。又注。禹貢朱圉山。詳後案。

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古文以爲猪墜。詳後案。猪、南監作豬。是。

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合黎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俱詳後案。

敦煌郡效穀。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云云。漁、南監作魚。是。胡渭曰。師古曰三字。後人妄加。此非師古所能引也。地理志引桑欽者六。皆班氏原注。桑欽傳孔壁眞古文尚書者。地理志亦引禹貢古文山水十一條。皆孔安國義。則知班氏好古。此效穀下桑欽說。亦必班氏原注也。胡說確甚。

安定郡涇陽。弇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案。毛詩邶風谷風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所引地理志。作行千六百里。且其上文先說涇水自發源至入渭。幾二千里。禹貢疏所引地理志。亦作千六百里。今毛刻及南監皆作六十。誤也。餘詳後案。雍州川。見職方。

祖厲。祖音詛。南監作音暨。是。續志作租。

鶉陰。續志作鶉陰。

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詳後案。

鶉孤。續志作鶉觚。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詳後案。

弋居。有鹽官。續志云有鐵。

大陘。注陘卽古要字。詳後案衡漳節。後書郅壽傳。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歸至大要。注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上郡。莽改爲增山。見後書馬援傳。援之兄員爲增山連率。注云。連率亦太守。是也。班氏於莽所改郡縣之名皆載。而間亦有漏去者。

上郡白土。圜水出西。東入河。水經注東作南。

西河郡鯩是。說文卷四下角部作鯩氏云。鯩、角鯩曲也。西河有鯩氏縣。古氏與是通。見洪範後案。又禹貢桓是卽桓氏。

朔方郡渠搜。莽曰溝搜。水經注云。莽曰溝搜亭。

五原郡文國。續志作父國。

蒲澤。南監作蒲澤。

南興。水經注作南輿。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水經注作原亭。

稒陽。此出石門障。此、南監作北。是。

定襄郡武皋。荒于水出塞外。水經注作芒于水。

代郡平邑。續志作北平邑。

廣昌。淶水。幷州滹。見職方。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入洛。洛、南監作沽。是。

上谷郡寧。續志作甯。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下東、南監作南。是。

漁陽郡泉州有鹽官。續志云有鐵。

右北平郡石成。南監作石城。

驪成大揭石山在西南。詳後案。

遼東郡文。續志作汶。注。莽曰受亭。南監作文亭。是。

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外。西南入海。番音盤。師古曰。沛音普蓋反。汗音寒。南監無應劭曰以下十二字。則番音盤似班氏自音矣。無此例也。且師古先音沛。後音汗。所音卽音應邵汗水。非縣名之汗也。南監似妄人刪去。非是。近何氏校本據宋本無應劭曰三字。亦無解於番字爲班自音之非。若移師古曰三字於番音盤之上。又太專輒。宜從毛刻。

沓氏。應劭曰。氏水也。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氏水、南監作沓水。觀師古注。卽解應注。宜從毛刻。

玄菟郡西蓋馬。續志馬作烏。

樂浪郡東暆。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暆、日行暆暆也。樂浪有東暆縣。讀若酏。

南海郡中宿有浧浦官。官卽關也。管叔、墨子作關叔。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浧水出桂陽縣盧聚山浧浦關爲桂水。

鬱林郡。說文卷五下鬯部云。鬱、芳艸也。遠方鬱人所貢。鬱今鬱林郡也。从臼缶冂鬯彡其飾也。

交趾郡。口七十四萬六千三百三七。三下脫去十字。

安定。續志作定安。

麤冷。馬援傳注引越志同。但說文卷七上米部云。麤、潰米也。从米尼聲。交趾有麤冷縣。武移切。應劭音彌。與說文合。从鹿非聲。傳寫誤也。水經三十七卷葉榆水篇又作麋。皆非。

九眞郡無切。續志及馬援傳皆作無功。

日南郡西捲。續志作西卷。